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竖琴，白骨精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3308564

10位ISBN编号：751330856X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张悦然

页数：227

字数：134000

译者：符瑶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为作者中短篇文集，集中了作者近几年约十余篇作品。
该作者在80后中有较大影响力，其作品个人风格突出，有非常高的辨识度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作者简介

张悦然，著有短篇小说集《葵花走失在1890》、《十爱》，长篇小说《樱桃之远》、《水仙已乘鲤鱼去》、《誓鸟》，并创办和主编《鲤》系列文学主题丛书，是中国大陆兼具文学界好评和广泛的读者影响力的青年作家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书籍目录

怪阿姨
老狼老狼几点
白白
二进制
红鞋
葵花走失在1890
竖琴，白骨精
宿水城的鬼事
小染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章节摘录

怪阿姨1夏天的夜晚，其实一点都不长。

等到商铺打烊，卷帘门哗啦哗啦落下，小食摊上瓦亮的灯泡陆续熄灭，那些傻不啦叽的男孩们，还三三两两地坐在大草坪上，拎着啤酒罐扯着嗓门说大话。

他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怎么泡妞，大麦和酵母菌的作用下，荷尔蒙正在迅速发酵，膨胀成一朵朵巨大的泡泡，白得像女人的大腿。

幸好下起了暴雨，男孩们骂骂咧咧地丢下易拉罐，一溜小跑离开了。

有个倒霉蛋，刚才睡着了，被大雨浇醒，看见四周一个人都没有，还以为是见鬼了呢，他爬起来，却没站稳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又爬起来，朝着马路的方向拼命跑。

中心广场好不容易恢复了宁静。

我们这才放心地从空中落下。

在刚才男孩们坐过的地方，围坐成一圈。

盖茨比还是那么聒噪，噤哩啪啦捏了一遍地上的易拉罐，找到剩下的一个瓶子底，倒进嘴里。

保尔和罗密欧显得很兴奋，仍在讨论刚才那些男孩说的话。

小维特今天的心情糟透了，上个星期他交了狗屎运，捡到一只印着露半个胸的帕里丝·希尔顿的铁皮烟盒，本以为埋在树底下最安全，结果昨天被那群玩藏宝游戏的小男孩用铁铲挖走了。

鲁滨逊最近迷上了滑板，每回落地，都要先把那只从垃圾箱里捡的破烂滑板拿出来，兜上几圈才肯坐下。

亨伯特决定不等了，今天晚上由他主持。

在玩腻了现在年轻人流行的真心话大冒险和杀人游戏之后，我们决定让夜晚的聚会朴素一点，回归到讲故事的老路子上来。

讲故事嘛，谁都会咯，不过要求是讲一些自己最近看到的新鲜事儿、奇怪的人，这样还能顺便了解一下世界，最近大家都懒得动弹，白天总能在这条街的上空遇到。

亨伯特说要先给大家讲个故事。

他永远那么勤奋，对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。

雨声渐小，天空中撑起许多只好事的耳朵。

鹅毛笔在我的手中已经按捺不住，自己跳到空中，刷刷地写了起来。

2那个叫苏槐的女人，长着一双翠绿的眼睛，颧骨很高。

从人群中把她辨认出来，一点都不难，除了绿色眼睛，还因为她看起来很孤独，非常不合群。

苏槐母亲的家族里，有一种遗传性的怪病。

他们家族的女人，嫉妒的情绪特别强烈，血管壁又比常人薄很多，发作起来体内的力量大得吓人，瞳孔忽然扩散，七窍流血，瞬时就会断气。

包括苏槐的母亲在内，已经有五个人因为嫉妒而丧命。

外婆的母亲嫉妒小姑拥有一枚光芒耀眼的钻石戒指，外婆嫉妒朋友的儿子比自己的聪明，大姨妈嫉妒家里请来的女佣人比自己年轻，三姨妈嫉妒邻居家的石榴树长得比自己家的茂盛。

苏槐的母亲与她们相比，嫉妒心算是最弱的了，嫁了个有钱的商人，生下女儿苏槐，冰雪聪明，生活看起来很和美。

然而在苏槐九岁那年，母亲陪同父亲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席间父亲遇到了多年前的女朋友，久别重逢，自有许多感慨，两人频频举杯，喝了许多酒，四目相对，竟有一种感伤。

母亲坐在那里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，忽然间鲜血从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和嘴巴里喷涌出来，遽然倒在地上，当场暴毙。

苏槐的父亲非常难过。

他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了。

小女儿继承了母亲的美，却也像母亲那样多愁善感。

看到要好的女同学另结新友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流出鼻血，若不是那个女孩及时跑过来安抚，她险些窒息而死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“我的女儿现在不能离开您的女儿半步，更不敢和其他的同学说笑，生怕她看到又会犯病。我的女儿也只有九岁，难道您不觉得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如此大的压力，实在有些残忍吗？”

女同学的母亲找上门来，劝诫苏槐转学。

父亲只能让苏槐休学，自己也停下生意，每天在家里守着她，但仍旧无法避免原来的同学上门来看望她。

苏槐对此过于期待，这让父亲觉得不安。

母亲死后半年，父亲终于决定离开城市，带着苏槐搬去一个热带的小岛。

他已经在那里造好了一座大房子，而岛上原来住着的渔民，也被他用钱遣走了。

父亲又找来几个烧菜做饭照顾苏槐的佣人。

佣人经过精心挑选，全部是又老又丑的女人，并且规定她们不能和苏槐聊天，甚至要尽量避免说话。

小岛上除了苏槐的父亲，没有其他的男人。

父亲认为，使她没有爱上任何男人的机会，是保证她生命安全的基本前提。

为了避免让苏槐有父爱被抢夺的感觉，父亲再也没有过任何女人。

三十一年，除了回去办祖母和祖父的丧事，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苏槐。

苏槐也没有离开过小岛，没有和同龄女孩交往过，没有见过父亲之外的任何男人。

如果你们看到苏槐，不会觉得她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，虽然眼尾和额头上生了皱纹，可是神情却单纯得像个孩子。

多年来，父亲是她唯一的老师，她要学的全部功课是怎样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用力。

你甚至不需要在意我，不需要爱我，父亲对苏槐说。

人和人之间并没有牵系，你看那些女佣，她们和我们住的这座房子，和门外的花园，和海边的船只难道有什么分别吗？

世界是冰冷的，所有存在其中的东西，都是冰冷的，生命是一重假象，繁华是另一重，它们只是在引诱你为之消耗能量。

为了让苏槐相信这些，父亲找人运来很多书，摆满了书房，都是自然科学类的书籍。

讲天体运行，地球的构成，大陆怎样漂移，花草如何枯荣。

又讲人类的生老病死，交配的动物性，以及它所承载的繁衍的意义。

在草丛里遇到受伤的小鸟，苏槐心生怜爱，捧着它回家。

父亲对她说，你忘记你读的那些书了吗？

生老病死，是一种循环。

它死了，腐烂的身体作为养分渗进泥土。

泥土孕育树木，树木发芽，长出新枝，不也是生命吗？

生命和生命没有分别，你为什么要挽留它的生命，阻碍自然的循环呢？

苏槐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接纳这种生活的，一定想要挣脱过，但最终还是顺从了，因为她能够感觉到父亲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出于对她的爱。

等到她完全感觉不到父亲的爱了，却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，不再有任何反抗之心。

情感的感受力降低，身体的感受力却不断加强。

苏槐的嗅觉、听觉、味觉变得格外灵敏。

岛上各种花草的香气和味道，蒙住眼睛她也可以分辨，窗外的雨树落下一片叶子，几公里外的海边有船停靠，她全都能听到。

辨别各种声音、气味、味道成为打发时间的最好的办法。

每天早晨花两个小时绕着小岛长跑一圈，消耗掉那些淤积在体内的能量，一日三餐很清淡，不吃肉，不吃甜食，因为它们会破坏平静的情绪。

但每顿饭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，因为她要仔细咀嚼，享受每一种食材和调料的的味道。

余下的时间呆在房间里看看书，或者在户外捕捉新鲜的声音和气味。

晴朗的夜晚还可以架起望远镜，凭借出色的视觉，略过云层欣赏常人看不到的遥运的星团。

如果不是父亲离世，苏槐可能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，永远也不会想到要改变。

父亲是心脏病猝死，咕咚一声从床上滚到地下，断了气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苏槐闻讯来到父亲的卧室，立刻嗅到一股新死的人身上的臭味，她蹙了一下眉。以前照顾她的老嬷嬷死在佣人住的房间里，尽管离苏槐的卧室很远，而且尸体马上就被拖走了，但她依然可以闻到死人的气味，在食物里，在水杯里。后来整座房子大开所有窗户晒了两个星期，烛火通明去味，房间里摆满了芦荟和艾草，苏槐才渐渐可以吃下东西。

那个天天照顾父亲起居的女仆，在给死者蒙上白布的时候，忽然失声痛哭。她跪在地上，抓着父亲的手，表达了多年来对他的倾慕之情。哭声尖利，把苏槐吓坏了，她捂住刺痛的耳朵，逃出了房间。苏槐站在门口，看着仆人们拖着父亲肥胖的身体向院子里走，等到她们已经走出去很远，苏槐忽然追上，问：你们知道怎么把这股难闻的气味弄掉吗？那个伤心的女仆回过头，无比怨恨地看了她一眼。整幢房子开始进行一次彻底性的大扫除。佣人们在阁楼上找到许多旧物，都搬到了院子里。苏槐童年穿的衣服，小学里的成绩册，泛黄的合影，父亲舍不得丢弃，就把它藏了起来。苏槐捡起一只红皮笔记本翻看。是小学时写的日记。作文课上老师念了别人的作文，她缩在座位上瑟瑟发抖。看到要好的女朋友送给别人明信片，她愤怒得简直要冲上去把明信片撕个粉碎。新转学来的那个女生很受欢迎，她的头发那么长，闪闪发亮，苏槐甚至有一种想要掀起她的头发一刀剪断的冲动。苏槐觉得很奇妙，她过去一直认为文字的唯一用途是传授知识，像百科全书里面的一样。而这个小时候的自己，为了一些奇怪的事表现得那么愤怒或者悲伤。但是愤怒和悲伤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呢，她完全体会不到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暗恋着父亲的女仆来向苏槐辞行，说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“意义？”

“苏槐觉得她的话很有趣。女佣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小姐，您从来没有想过活着的意义吗？这样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，有什么乐趣吗？”

“女佣走后，苏槐想着她的话，虽然并不能全部理解，但觉得很有道理。生活的确没什么意思，尤其是现在每天呼吸着散发臭味的空气，连进食的乐趣也失去了。书架上的书都看完了，父亲死后，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采购这些书。律师到岛上来拜访，讲给她听父亲的遗产有哪些，让她签署各种文件。还有许多过去父亲拿主意的事情，现在都要来问她。她觉得自己的空间被完全占据了，毫无自由可言。入睡之前，她又取出那只红色小本子，对于这个完全陌生的童年时代，她充满了好奇，甚至有一种想要走近它的冲动。苏槐重新回到这座城市，她希望有人可以帮她找回那种叫做嫉妒的情感。就算因此送命，也觉得很值得。她虽然与常人大不相同，但有一点人类的共性她仍具有，就是总追逐那些得不到的东西，觉得它们是最好的。

亨伯特忽然停了下来。说后来的故事他还没有收集全，明晚再讲。大家正听得入神，发现又是个没结尾的故事，不禁唏嘘一片。他每次都是这样，喜欢卖关子，一定要大家都央求他，才佯装勉强地继续讲下去。

“真是怪阿姨啊！”

“小维特喃喃地说。

“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，我最喜欢了，你继续讲下去嘛！”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”罗密欧说。

”别磨蹭了，天一会儿就亮了。

”鲁滨逊坐在滑板上，咕噜咕噜左右摇摆。

”我真的还没收集完整呀，你们知道，故事的缜密性很重要。

”亨伯特说。

”得啦，又不是你自己的故事，还在这儿故弄玄虚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

我来替他讲下去。

”说话的是唐璜。

他才加入不久，总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戴着一副自认为很酷的蛤蟆墨镜，捡了一瓶老女人用的香水就狠狠地往身上喷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我们还是更信赖亨伯特的权威性，宁可忍受听不到结尾的折磨，把故事留到明晚，于是不约而同地悬起脚，准备散去。

这时候，唐璜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嘿嘿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和这个女人有那么一腿，所以她的故事，没有谁比我更清楚。

”大家的脚又落回地上。

唐璜要求和亨伯特换位置，亨伯特气咻咻地飘到保尔的旁边，唐璜在中间的位置坐定，吐掉嘴里的口香糖，开始讲他的风流韵事。

也许因为他不清楚我们讲故事的规则，又或者是有意冒犯，唐璜在讲故事的过程中，无时不忘炫耀自己的男性魅力，以及他见识过多少不同的女人。

当然，他的确有这样做的资本，因为这群人当中，除了他之外，大家都是处男，尤其是亨伯特，他二十五岁了，是一个老处男。

他的这种炫耀，伤了在场每个人的自尊心，不过看在故事精彩的份上，我们都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听完了故事，真是给足了他面子。

不过呢，在记录的时候，我还是必须秉承过去诸位兄长的优良传统，尽量剥除那些个人色彩的东西，专注于故事本身。

好吧，忠诚的鹅毛笔，你来告诉大家，故事原本是怎么样的。

我第一次见苏槐，是去年冬天。

她从酒吧一路跟踪我来到家门口。

我认出她是酒吧里那个一直看我的女人。

她问我，是否可以和她一起住。

她长了一双细长的深绿色眼睛，轮廓分明，看起来很像混血。

穿了一件价格不菲但是样式很土的裘皮大衣，看起来挺暖和的，可她还是冷得瑟瑟发抖。

当时，我刚被同居女友赶出来，好不容易找到酒吧侍应的工作，租了这么一间又脏又臭的地下室，生活可能比现在还窘迫。

这是我接受她的邀请的主要原因，不过肯定还有别的，她挺迷人的，有一点亨伯特没没错，她完全不像四十岁的人。

我搬去的当晚，她就对我讲了她的故事，希望我能唤起她的嫉妒心。

”因为我觉得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，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。

但总还是希望在临死之前，体会一次嫉妒的感觉。

””你想让我做什么？

”我安静地听完她的故事，非常绅士地问。

”我会尽量让自己喜欢上你。

而你要和其他女孩好，并且一定要让我看到，这样应该可以唤起我内心的嫉妒。

据说情敌之间的嫉妒，是最深的。

”而后，她又简单直接地说：“我死之后，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

”我刚要答应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你为什么选我呢？

””我在那个酒吧呆了一个晚上，看到很多女孩凑过来和你说话，好像都很喜欢你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“我听了很失望，还以为她是被我英俊的外表吸引呢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理由。

天天混在酒吧里，看人眼色，讨人欢心，当然是会有许多熟客和我搭讪。

不过呢，天上掉下金币砸到我这样的好事儿，还真是头一遭，我又怎么能错过呢。

于是我就和她拟定了一份合约，在同居期间如果她因嫉妒身亡，我将获得她的全部遗产。

双方签字。

我当然是因为钱，才答应了这件事的，不过很奇怪，听苏槐讲她过去的事的时候，会渐渐接受她的逻辑，觉得她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也不觉得帮她求死有什么不妥。

为了进入一种亲密的男女关系，我建议苏槐和我做爱。

做爱肯定能令她迅速爱上我，从前和我交往的女孩们都是这么说的。

苏槐同意了。

不过说实话，那个场景真有些滑稽。

一个四十岁的女人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满是懵懂。

身体僵挺，环住我的脖子，像一副套在我身上的刑具。

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她那种平静的置身事外的表情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是在观赏表演。

她对疼痛的感受力很强，我每次想要进去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就本能地收缩，结实得像块石头，生硬地把我顶了回来。

我这样折腾了一夜，才终于进去。

她痛得尖叫起来，猛然把我从她的身上推了下来。

若干次后，她终于得到了快感，但仍旧面无表情，身体动也不动。

我渐渐觉得，和她做爱，简直是一场考试。

她像严厉的老师，对我的表现做出评价。

“时间应该再长一些。”

“做完后，她挣脱我的怀抱，用纸巾擦拭着下身说。

我辞去了酒吧的工作，每天从早到晚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和她恋爱，确切地说，是帮她进入恋爱的状态。

我们看电影，但她不能理解其中的人情世故，没有耐心看完。

常常是在邻座的女孩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时候，她站起来，走出了放映厅。

我们逛公园，她不喜欢白天去，摇篮车里小孩的哭声，让她无法忍受。

于是我们深夜去。

她很开心，和我说着空气中的香气是来自哪几种花的，蟾蜍的叫声具体是从什么位置传来的。

她喜欢跑步，围着公园跑三圈仍觉得不过瘾，我完全跟不上她的速度，跑着跑着就停了下来，坐在长椅上休息，等她回来。

有几次她跑得太专注了，不想停下来，就一路跑回了家，忘了我还在公园里等。

连我引以为豪的厨艺，她也无法欣赏。

她简直是个食草动物，只喜欢生吃一些蔬菜和水果，细细品味植物天然的味道。

我充满了挫败感，非常严厉地警告她：我所做的事你必须配合，不然所有努力都是白费，你永远也没办法感觉到爱和嫉妒。

她点点头。

后来再去看爱情电影，她再也不提前离席，强迫自己坐在位子上，但还是有好几次睡着了。

去公园，不许跑，而是牵着手和我一起散步。

她倒是可以做到，但我必须忍受听她说那些花草蚱蜢的事，循着某种她认为奇怪的香味钻进灌木丛里寻找。

她依然无法吃肉和甜食，吃了就会呕吐。

但经过锻炼，苏槐已经可以吃辛辣的食物，因为她从中获得了一种咀嚼辣椒籽的乐趣。

每天起床后亲吻，当然我要先刷牙，轻微的口气就让她无法忍受。

晚上相拥入睡，这种长久的肢体接触让她烦恼，在忍受了无数个失眠夜晚后，终于有了好转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她像个无助的小孩，对于这个世界的法则不能理解，却必须让自己适应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那种笨拙的认真让人觉得可怜。

两个月后，我决定引入情敌的角色，我们的爱情实在进展很慢，这种生活简直令人窒息。我重返酒吧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勾搭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把她灌得半醉，带回了家。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，我故意把杯子摔在地上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

苏槐果然闻声走出来。

她看到这一场景，没有任何惊讶，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，观看我们做爱。

女孩蒙蒙地睁开眼睛，立刻惊呼起来：她是谁啊？

我扳过女孩的脸用雨点般的亲吻堵住她的嘴，她伸出留着长指甲的手抓破了我的脸，从身下逃开，挥手又给我一个耳光。

那个正襟危坐，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妇女一定吓到了她。

她认为我们要么是串通好了想要谋害她，要么就是有什么古怪的性癖好。

她一边咒骂着一边套上衣服，夺门而出。

我后来又试过两个姑娘。

其中的一个我简直有些爱上她了，她的乳房长得实在太美了，我总是被胸部丰满的女孩儿吸引。

我甚至向她坦白了和苏槐之间的约定，请求她配合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。

她起初不答应，但是毫无疑问，她也爱上我了，喜欢和我做爱，完全离不开我。

后来，她经不起我的反复哀求，终于答应了。

她近视六百度，我建议她摘掉隐形眼镜，这样就完全看不清苏槐了。

我又给她喝了很多威士忌，抱着她耐心地等她哭完吐完，才一起回家。

应女孩的要求，我把音响打开，或许吧，Green Day的歌声真能让她觉得安全一点。

我回到沙发上，一把扯过她来开始亲吻。

不久，眼睛的余光就感觉到了苏槐的身影。

我立刻把女孩按倒，亲吻她的胸。

女孩发出小鸟般的呻吟声。

我们和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摆动。

我撕开她的鱼网袜，白肉从里面迸出来。

这次看起来似乎很完美，当我进入的时候，女孩似乎忘了苏槐的存在，抑制不住地叫起来，她紧闭着眼睛，陷入一阵就要被碾碎的挣扎中。

我抬起头，瞥了一眼苏槐充满惊愕的表情，她的反应似乎很强烈，我们大概离胜利不远了。

我又让女孩翻过身来，换一种体位。

没错，我们更加猛烈了，女孩跪在那里，痛苦地嘶叫，脸涨得通红，一直红到脖子后面，身体本能地一下下收缩，我知道她的高潮就要到了，又加快了速度。

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。”

“苏槐忽然开口说话。”

我和女孩都吓了一跳。

还是我先回过神来，硬撑住了，不然险些就泄掉。

“我想问的是，这个女孩的叫声，是假的吗？”

“她是在表演吗？”

“女孩在我的身下忽然不动了。”

我们都僵在那里几秒。

我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塌下去。

“因为我发现，刚才她翻身的时候，呼吸立刻变得很正常，前后的反差太大了，不符合人类的呼吸渐进和渐退的规律。”

“苏槐语气平静得像是电视里的气象播报员。”

女孩看着我，嘴动了一下，本能地想要反驳，却又语塞。

她忽然猛力推开我，坐了起来：“我受不了了！”

我们凭什么像动物一样，被她参观被她评点！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就因为她的钱吗？

你看你像个男人吗？

谁不在乎被当成动物，你去找谁吧！

”女孩抓着撕破的鱼网袜，委屈地哭起来。

我赤裸地坐在那里，目送女孩离开。

我知道我也许永远都不会遇到比她身材更完美的姑娘了，心中不禁一阵怅然。

在那之后，我没有再找良家女孩，她们都因此而鄙视我，我会永远失去她们。

我开始改用妓女。

原本说起来，苏槐不谙世事，根本辨认不出她们是妓女，可惜妓女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动作和叫声夸张。

我相信苏槐在看过她们之后，可能就知道之前的那个女孩，已经很真实了。

世界本来就是虚假的嘛，只是一个虚假程度的问题，苏槐就是太死钻牛角尖了，容不下一点虚假。

一个毫无感情，毫无欲望的人，也的确没有什么必要虚假。

说实话，我挺羡慕她的。

后来和妓女做爱的时候，苏槐也会指出她们的虚假。

妓女倒是不在乎，完全可以继续。

可是我渐渐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总是想起那个美胸女孩说的话，也越来越觉得，真的很像两个动物在表演，供人观赏。

这完全是个苦力活儿。

我不是嫖客，我其实更像妓女。

苏槐变成了坐下来，慢慢看。

我知道她在努力，她希望自己可以看着看着产生一种激烈的情绪，可是她还是会不自觉地指出虚假，这好像是她的本能。

我也不是没有试过用恶毒的语言刺激她，比如我会搂着妓女的脖子，说你看人家的皮肤多么白皙光滑，再对着镜子看看你自己的脸吧，老太婆！

但苏槐对于语言的感受能力更差，她不能感受到语言中强烈的情感色彩，会把我说的话当作陈述句，她也认为这是事实，我说一个事实又有什么不对呢？

天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敬业，每天都换不同的女人，不停地试，越来越憔悴，越来越觉得是在进行滑稽的表演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在妓女和苏槐的面前，发现自己无法勃起了。

妓女非常惊慌，说即便这样你也是要给我钱的。

我丢给她钱，让她滚。

苏槐问我：“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？

和季节或者温度有关吗？

”那一刻我真的很难受。

内心充满了恐惧，我觉得我好像再也不能硬起来了。

我永远地失去了做爱的欲望。

我看着苏槐，觉得她静谧得像个圣母，我忽然觉得很依赖她。

一个没有欲望的人，和另一个没有欲望的人在一起，才觉得安全。

我对苏槐说：“我们可能都太着急了，你过了三十一年没有嫉妒的生活，现在只用几个月的时间，怎么可能恢复呢？

我们应该慢慢来。

你可能不太清楚，人类的感情是在一天天的相处中，慢慢产生的。

”从此我不再带女人回来，日子又恢复到从前。

我们看爱情电影，逛公园，做饭吃饭。

只是不做爱，因为我非常害怕面对她那双充满审视的绿色眼睛。

后来我自己在外面又试过，也还是不行。

我可能真的太累了，觉得做爱也没什么意思，做来做去，的确多数都是虚假的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身体既然没有这个需要，也就算了。

我们去公园的次数开始减少。

并不是我懒惰，而是好像忽然老了许多，没有那么多力气，走路完全跟不上苏槐的速度。

也不能跟着她，爬树钻洞，找什么香味或者声音。

苏槐恢复了跑步，每天两小时。

当我发现家里那个佣人做饭其实更好吃的时候，也懒得做饭了，反正对苏槐来说，这些食物都没什么意义，她永远只吃生的。

后来也不去电影院了，改为在家里看影碟。

苏槐依然坐不住，她如果认真地看，就有很多问题要问。

我不能一一作答，她就开始查书。

她又开始大量阅读，让人买了很多书。

所以最后的生活模式变成了这样，苏槐出去跑步或者在书房看书，而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爱情电影。

两个月过去，我的体重长了二十三斤，走一点路就开始喘，成了一个虚弱的胖子。

苏槐倒是不嫌弃我，她大概以为这和树上的果实成熟一样，是很自然的现象吧。

我们其实很少说话，有时候我会抱一下她，像两个生活多年的老夫妻那样，机械地，松垮地抱一下。

有一天她跑步回来，出了很多汗，浑身热气腾腾的。

她还是穿着很奇怪的绿色运动服，但是我忽然觉得，挺好看的，碧绿碧绿的，像一棵树。

佣人给她梳了个马尾，她还挺喜欢的，觉得跑起来能听到更多风的声音，就天天让佣人给她梳。

前额的头发都拢到了脑后，额头很高，充满了智慧。

我忽然觉得她很像教堂壁画上的圣母，眼睛里充满了温存的笑意。

我站起来，走过去抱了抱她，问她：“那么久啦，你觉得你对我的感觉有一点变化了吗？”

“你变大了。”

“她指的是我胖了。”

她永远只用客观的视角，说近似真理的话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看着她，帮她抹掉了额头上的几滴汗水。

那一天苏槐一直躲在书房里看书，直到我睡觉都没有出来。

次日我醒来，她已经跑步去了。

但是很奇怪，她一直没有回来。

等到晚上，我在沙发上等得睡着了，才听到门响。

她回来了，带着一个年轻的男人，谈不上英俊吧，肯定没有我发福之前帅，只能说很健壮。

苏槐说：“我们的合约取消吧。”

我和他签了合约。

“苏槐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已经不能激发出我的嫉妒了。”

书上说，一种最强烈的嫉妒源自同性动物之间因为争夺配偶而进行的竞争。

它们争夺配偶是为了交配，然后繁殖。

你现在已经不能交配了，所以不能激发嫉妒。

“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。”

那个男人很坏，肯定希望马上把我赶走。

他搂住苏槐说：“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好，离不开我，别人如果要抢走我，你很自然地就会嫉妒的。”

“我冷笑了一声，心里想，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，还不是和我一样吗？”

男人立刻付诸行动。

他粗暴地扯开苏槐的衣服，一把抱起她，丢在另一边的沙发上。

他脱掉上衣，胸肌非常发达。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他解开腰带，脱掉裤子，他当然没忘记转过头来让我看了看他那只值得骄傲的大家伙。

然后他拎起苏槐，分开她的双腿就直挺了进去。

我站了起来。

因为我好像听到了苏槐的一声轻微的呻吟，非常小，我不能确定，也看不到苏槐的表情，所以想走过去看一看。

我觉得我必须过去看一看，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。

但是我刚迈起脚，就摔倒在地上。

我觉得很热，觉得脸上被什么东西捂着，费了很大力气抬起手，抹了一下，就看到大片鲜红，都是血。

血汨汨地还在往外涌。

我大声叫他们，快帮我止血，快来！

视线慢慢模糊起来，视网膜上好像布满了腥绿色的水草，绕来绕去，越来越绿。

我撕破了嗓子一般地叫他们，好像已经不是为了让他们为我止血，只想打断他们，不让他们那么顺利地做下去。

不知道叫了多久，在视网膜就要被水草糊上的时候，我看到苏槐的脸，相隔很远，她看着我，蹙了一下眉。

4唐璜停顿了一会儿，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回味故事。

虽然没有人真正喜欢他，但是大家不得不用一种崇敬的表情看着他，没办法，风流鬼的地位，在我们当中一向是很高的。

“那么这个怪阿姨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小维特问。”

“大概又开始继续寻觅年轻男孩了吧。”

你们等着吧，那个肌肉男很快就会加入我们的。

“唐璜很有把握地说。”

天空开始发白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

保尔提醒大家：“该散会了，不然太阳光照下来，我们可就完蛋了。”

“鲁滨逊忙着去藏滑板。”

亨伯特和罗密欧在商量着要去看看怪阿姨。

小维特终于从阴霾的心情中走了出来，比起帕里斯·希尔顿的烟盒，他意识到自己更需要的是——一场恋爱。

我收起鹅毛笔，折叠笔记本，然后把它们交给明晚的执笔记录者保尔。

大家悬起了脚，飘到了半空。

只有唐璜呆在原地不动，他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用手扶了一下墨镜，仰起头问上面的鬼：“嗨，你们难道不想看看我的绿色眼睛吗？”

“我是这次故事会的记录者克莱德，如果你们觉得我做得不坏，那么，请不要忘记举起双手给一点掌声。”

谢谢。

相信我，只要我们能将时间挡在外面，就可以永远相爱。

……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编辑推荐

春天文学奖获奖者、80后“最富才情女作家”张悦然全新短篇小说集从葵花走失在1890，到老狼老狼几点了跨越十年，用九种斑驳魔幻的色彩，呈现九个关于爱与疼痛的故事剥离童话故事的外衣，裸露已千百次结痂的伤口……“相信我，只要我们能将时间挡在外面，就可以永远相爱。”

<<竖琴，白骨精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